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海陵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海陵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按海陵集二十三卷宋周麟之撰麟之字茂振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任起居舍人歷擢兵部侍郎直學士院給事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宋史藝文志載麟之海陵集二十三卷與此

本合前有淳熙癸卯周必大序亦稱其子準裒遺稿得二十三卷蓋猶舊帙序稱其久官於朝故其詩文因事而作者少集中內外制詞殆居其半今觀其集非惟贈答唱和寥寥無幾即奏議奏劄亦多不關軍國大計蓋其珥筆禁廷坐司綸誥不出國門而躋通顯與王珪約畧相似而文章嫺雅亦猶有北宋館閣之餘風非南渡諸家日趨新巧者比未可以

專工儷偶輕也別有外集一卷其中中原民謡十章威陳符讖誇宋詆金又前後凱歌三十首虛張虞允文瓜洲采石僥倖之功殊為過實詞句亦多鄙俚不類麟之他詩考諸宋志亦無此外集一卷之目殆其子諱而削藁後人又掇拾附存歟謹削之而附訂其謬如右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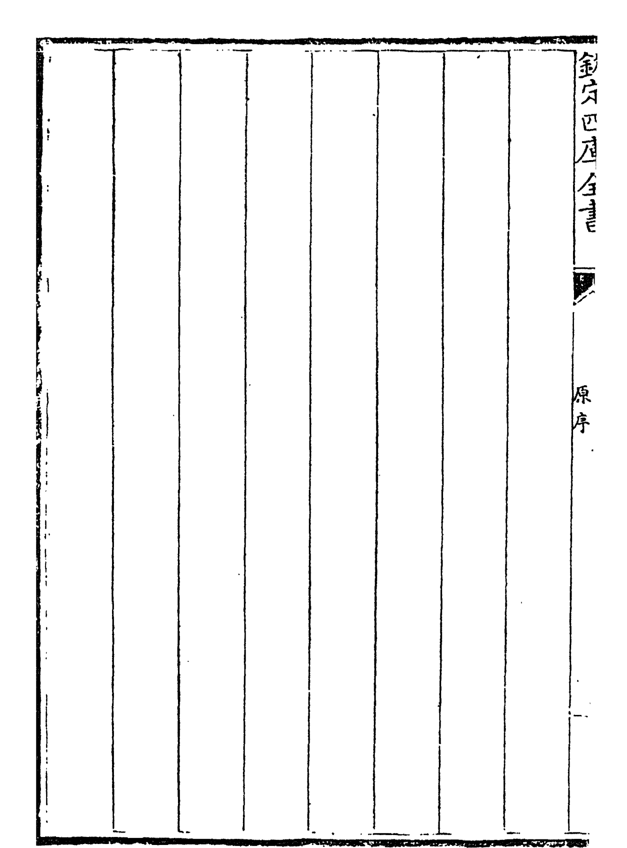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海陵集原序

本朝沿唐舊西掖掌外制北門掌内制謂之兩制而非侍從近臣之通稱也太宗時四方砥平人才輩出專以是處文學器識之士禮遇非他官比二府有闕率於此取之惟參知政事蜀人蘇易簡尤被眷奬其自兩制入中書猶未强仕淳化二年御飛白書玉堂等四字以賜至今號為北門盛事炎祚中興時則有吾宗樞密公茂振以雋明之才辯麗之文受知上皇人皆以蘇公遇太

宗為比年踰三十由館閣兼掌書命其後真拜掖垣入翰林三遷為學士每一制詞出學者爭相傳誦天子嘗褒諭云卿久掌内外制中外士大夫咸稱得代言之體紹興三十年復大書玉堂二字賜之其視淳化若合符節公先世亦蜀人也後徙海陵登科者踵相躡所居號叢桂坊世有顯人至公遂大用可謂盛矣公薨嗣子準裒遺藁得二十三卷而内外制殆居其半蓋久官於朝故其他詩文因事而作者少然溫潤精切鼎鼐可知向

使天假公年主盟斯文則述作之富雖至于百卷可準
刻意家學數以序為請予與公同宗同朝不得而辭公
諱麟之茂振字也淳熙癸卯正月十日周必大序



海陵集卷一

宋　周麟之　撰

賦

檻泉賦并序

陽羨祖塋之左有泉正出蓋詩所謂觱沸檻泉者也暇日往觀感而賦之

君山之陽大城之阜松楸城乎其中有泉出焉于蒼龍

之首隱若靈湫豁若智井吹波若魚目沸㵝若湯鼎吁此何水也若是其異乎山人告予曰維山之顛峩峩巍巍三峯環峙中窪如巵萬斛之水瀦而為池蛟龍之所蟠神物之所司水滔天兮不溢旱竭澤兮不虧下灌注乎山隴之脉上潛通乎天潢之湄淼若陂浸之在望常未雨而生雲霓泓泓兮淵淵行地中兮冥然值冲秀之所萃乃奮迅而出焉稽之古詩是名檻泉其正出也萬竅互發緼淪洄漩迸澄沙之金碎激浮漚之珠圓吹噓

乎管灰之飛眩轉乎風蓬之旋其洩流也澗道委蛇如玄雲之觸石遏流不平而鳴鏗鏘乎佩玉之音悠揚乎宮徵之聲擁山川之秀潤朝欝欝之佳城若乃陰伏陽亢害於有秋萬壑源斷千畦墇浮火雲晝燎燭龍夜游山岳焦金石流則是泉也其澤涓涓其聲濺濺走缾綆於百里溉稻秫於平田其羨流餘浸猶足以已道渴而灌蔬園也出山隈踰南阡斯前抵于大澗之濱而下會乎東瀛之川則其澤物之功豈淺淺哉乎乃撫然曰夫

天下之水殊源異族注川曰谿注谿曰谷仄出而泛則為氿懸出而溜則為沃湧輪口而凌空則為汾隂之瀵下萬仞而曳練則為匡廬之瀑弱水則鴻毛莫載湯泉則不火而燠或止或行或見或伏各隨物以賦形紛莫數乎衆目兹檻泉之觱沸不槩見于緗牘豈先徳之涵潤故於此發長源而兆吉卜也因相與植杖而坐挹泉而飲之且歌曰泉之流兮流祖之徳肆其後兮沐霝澤泉之清兮為文英泉之涌兮騰仁聲世世兮承休與兹

水兮同流

詩

郊祀慶成

紫極三階正黄宮一氣旋迎陽周吉土練日漢甘泉考典陳商輅占祥察舜璿朝冠紛璀璨齋幄湛壇蛸荔席方顒若油雲已廓然瑶源尊始祖絳節從羣仙碧瓦霏煙外雕梁麗日邊大音諧美樂芳薦列嘉籩黙喜雲孫燕深期鼎祚延六虬紆制蹕九廟闢崇筵欝鬯香稃熱

芝楹瑞葉連醇犧登碩俎肅倡被朱紘孝奏靈咸格誠
存禮不愆清晨登玉軑絲仗揭龍旂虎旅羅三衛蜺旌
亘百壓展容趨泰畤裒福對蒼圜扆坐張皇邸帷宮駕
采椽鼓鐘傳禁漏星月桀高躔䡾畧車迴斗熒煌衮象
天華文金擢秀雅奏玉鳴鋗虛次停垂佩登壇儼奉瑄
蘭生芬獻竿電燎欝升煙氣晏樵蒸焜天澄境落寥涓
成均拜胙扑廢趣厚有鳳蓋端閒敞蠅書恵澤宣自欣
千載過叨貳六卿聯簪筆珥輿上扶圭綃黼前獨多親

日表敢後贊雲篇帝德惟天大臣心匪石堅願言陪虎

拜寶歷萬斯年

太廟觀芝草

九廟寧神藹德馨煌煌又見産芝英香凝薦斝椒蘭潤

色映雕梁日月明紹復祖宗全達孝感通天地契精誠

試披瑞牒占休應看取皇家萬葉榮

曉開疏屏望榮光仰見威靈燭下方二本同楹真盛事

三年疊秀是殊祥好圖瑞采增旗幟二十五年太廟芝草生是歲郊祀臣

乞依乾德中太祖親郊作三瑞旗故事特製靈芝旗有旨從之更誦靈華續樂章頃歲臣寮嘗請以太廟瑞芝播之樂章拜舞共陳歸美頌喜浮春殿九霞觴

苦熱行

君不見浣花老翁初作掾觸熱簿書塵滿案坐曹束帶總不能但欲赤脚踏層冰又不見青蓮居士金門客懶揺白羽巾挂壁有時裸袒青林中只知露頂洒松風二子英規凜千古筆奪造化驅風雨如何避暑如避仇叫呼競作驚人語是身本與天地同要當捫腹無弗容世

間冷煖翻覆手焉用夷隘惠不恭我方窮居度炎熱火雲爍山金石裂一讀清詩百念空炯若氷壺浸明月

憂旱

老農病旱如膏肓汲井灌秧秧已黄湖田半作龜兆坼河渠斷道不可航救旱不必焚巫尪當去民害烹弘羊嗟哉銷變此不務龍川佛舍徒祈禳中興天子食不遑側身感天天與祥霈然坐待三尺雨擬賦雲漢歌宣王

讀戰國策

從人為從六國強横人為横六國亡悲夫不用擯秦計
徒以委肉強虎狼一朝秦甲下函谷指揮韓魏如羣羊
坐令不費一隻矢山東千里無金湯我窺麈編三太息
諸侯自覆非秦力紛紛二百四十年説士遊談空滿籍
我將西上弔興亡南山自有能言石

秋日坐寐覺而有作

南國逢秋色西風擾客心久閒安飲啄多病廢登臨壁
倚青藜杖窻横緑綺琴無魚甘糲食有酒任孫斟地僻

千山瘠人稀萬籟瘖懶同牛卧攏倦劇鳥歸林紙閣居
容膝繩牀坐整襟縮頭須爾伴便腹莫吾箴俛仰三眠
柳徘徊五戲禽忘形初隱几得趣漸攲簪不假仙遊枕
寧須女抱衾作疑身栩栩已覺息深深白鳳才難繼黄
粱事可尋有人呼晝漏何處起寒砧短夢蘧然覺斜暉
憐欲陰桂開香吐粟菊認蘂攢金磨熟僕旗茗爐殘小
辨沈感時思别墅開戸見遥岑自别堯庭遼俄驚曌突
黔背無三甲起頭有二毛侵咎往眉難炙言歸足尚黔

靜忘汲汲洶洶老語歲駸駸幸得安心法聊為擁鼻吟黑甜誇勝味黃落寄餘音猿鶴休相怨萍蓬自不禁却愁宵寐少卧聽竹蕭森

雙投酒

君不見白玉壺中瓊液白避暑一盃冰雪敵只今名冠萬錢廚此法妙絶天下無又不見九重春色薔薇露君王自酌觴金毋味涵椒桂光耀泉御方弗許人間傳向來我作金門客不假釀花并漬核日日公堂給上尊時

時帝所分餘瀝一朝釋瑕投江村仰訪田家老瓦盆道
院丹泉灰腳重官爐玉友糟頭渾有酒如此寧不飲但
賦獨醒招楚魂錦谿昨夜秋風入梧葉雨殘溪水急呼
奴為我挽飛流滌瓮燎薪炊玉粒奴言新釀良未宜此
閒寒燠來無時便投舊法酒經載今焉可試君無疑初
觀白醑寒漿溜再加麴米成重酎色如竹葉照人明香
似蘭英和露透妻孥一笑醆斝空所恨無多纔數斗嗟
予性與禮法疏況此掃軌甘窮居肯學鴟夷隨後車不

煩騎驢驥子扶焉用拊缶歌烏烏一觴一詠聊自娛

飛來峯

西域嶄前羣玉峯懸崖萬丈穿玲瓏世人不識真鬼工夜半躍起隨雷風天與西湖作奇觀嶷然飛墮羣山中海風吹雨萬壑暝往往窈有雲相通遥望煙鬟出林塢重巒面面青蓮宇猊雲起石風生泉游人六月不知暑世傳飛來我亦疑摩挲蒼璧心更悲當年禁圃山水遠艮岑一石須人挽無人把酒酹山靈飛入君王上林苑

賦張參政四老堂

散策相從倚玉鳩不須更伴赤松遊林塘在眼供舒嘯花鳥催詩好勸酬一座幾盈三百歲公四兄弟年皆六十餘四翁宜壽八千秋堂前風物如伊洛尚欠香山與石樓

西望斜川烟靄低荆溪東下泛清漪夜來風雨秋懷共春草池塘晝夢遲江左便傳花萼集曲中休奏紫芝詞安車不日聯鑣至銀角桃枝上玉墀

呈郫人李簽判

錦江煙水春茫茫錦城遊宴歌舞狂酒酣綏纓踏花去尚說當年先侍郎吾家本鄆人先侍郎仕蜀日芙蓉堂詩有踏花歸去馬蹄香之句後來游宦家因徙子孫不復歸桑梓世居淮海二百年路隔關山七千里兵戈南下風塵昏衣冠渡江黄屋奔淮鄉幾作邊戍地叢桂舊第無一存海陵舊居名叢桂坊我從避亂梅花塢釣月眠雲拉巢許爾來又卜南郭居自笑飄萍無定所見君襟韻真謫仙從來遊戲壺中天眷言我祖舊同閈邂逅笑語心豁然平生行李遍方外南逾五嶺

入蒼翠朊靴未屈力士手探囊巳壓髯奴背爲歎干戈何日休浮家泛宅江海遊丹砂鍊就葛洪鼎茶竈行隨魯望舟天涯一見傾葢舊青城猿鶴知存否會當叱馭過邛郲相從却飲郫筒酒

呈伯父元仲二首

我伯氣吐虹貫日干文光胷中有和璞發揮見文章筆追羲獻風句壓曹劉牆平生太古心孰得窺行藏人間富貴味掩口不一嘗方朔飢欲死次公醒而狂方寸不

受折養此百鍊剛江湖五十年飄飄曳征裳晚歲一區宅欲並幽林塘浙東山水窟選勝方徜徉蘭溪得佳致行築鍾山堂自顧世路險機穽寧易防俛首吾不能高卧庸何傷貧賤茍自得麮糗皆膏粱願言守此志鵰鶚聊相忘

干戈十年餘荏苒百憂至誰憐齒未壯遽失綵衣戲擱心天不聞空下千斛淚藐然一星狐未忍隨以逝雨濕新松楸塵生舊聲愰奈此愁絕何況復形夢寐蕭蕭風

樹悲此恨豈有既念昔齠齓中從公識奇字一從江淮別歲月不復記公尋武夷春我友頤山桂此來忽相見再拜只流涕忽忽恍情話恍若已隔世先人有遺經夙夜焉敢墜餘生倘未殞肯負平日志但恨不及親臨風一𭼈欷

寄伯父元舉

我家百朂門族望甲鄉國堂堂六世祖名在碧落籍人曰吾故侯善政光古昔後裔聯簪纓北原蔭榆柏里居

百餘年世出二千石當時叢桂中鳴珂動城陌變故忽相仍流蕩兵火厄一經焚刦餘故里半荊棘奔騰豺虎羣逃避天地窄十年湖山游幸不死鋒鏑朝穿雲麓青夜釣月溪白間關度陽九閭室僅安適遽嬰風樹悲呼天淚橫臆坡陁東龍岡悵望隔窀穸（先塋在陽羨東龍山）故鄉渺歸期巽縣悲久客北轅吾未能遼絕江海隔思我伯父賢一別幾更歷寇至獨不去巍坐空四壁高標揖夷齊九死出焚溺居為一鄉望後學所矜式泮水修復初儒

盟首閑席我獨隨風蓬很陋阻規益明年秋鴻飛槐花動行色庶遂升堂拜情話輸悃愊詩成喜不寐輿遂飛天翼

答宋子閑

冀北百馬一駃騠沅江之鼊九肋稀海邑千室士半之異材傑出今其誰有客有客氣吐霓行年五十縫掖衣青鞋白帽鬢未摧筆下妙絶黄絹碑句中叅徹後山詩邂逅一見秋雲披立談展盡胸中奇如刮眼膜如起瘻

便許握手論交期看君有藴未一施杜門却掃甘幽棲
草樹薿薿含奇姿兩堂對啟白板扉我時剝啄叩扊扅
君出迎笑喜見眉晴窗坐隱花影移茗椀未盡爐香遲
手弄麈尾風颸颸主人得意客忘歸嗟予懵學安所師
矧復少也逢百罹尚賴先德流餘滋遺編爛爛星斗垂
墨猶未乾吾忍窺梅花一詠偶弗遺君能鑒賞了不疑
惜哉不與君同時生前未免俗子嗤身後有此名流知
嗚呼吾意其何悲

上王吏部

人物南州望風流一代英凤傳天上譽早夢月中名車載三千牘鵬飛九萬程向來辭泮水端合上仙瀛接武虞廷邃含香漢殿清漸看丹極近首冠列星明準擬陪三接周旋位六卿鑑分金背重槖並紫荷輕未見恩綸出那知謗篋盈去朝雲路杳歸侍綵衣榮地借徽之竹樓吹子晉笙赤心何所負白眼不須驚自顧銜恩厚親逢較藝精妍媸歸藻鑑高下見文衡夢絶懷蛟異詞非

吐鳳成賦能窺小小經漫説鏗鏗誤玷春官籍終慙月旦評搶榆幾類鷃出谷僅同鶯志慕青錢士名叅玉筍生别深秋鶴怨歸問海鷗盟未作河西尉聊為江上行夜沈灘月釣曉壓隴雲耕歲暮人初返天寒雨未晴久稽從杖屨且復卧柴荆後見含深悉微吟寫至情佇聽宣室名鳳閣繼家聲

見張運使郎中

風度顒顒白首郎清朝趨奏久含香東南德望龍津閣

甲乙科名鴈序長使節不辭驪駕遠卿家重見戟門光
願公早入承明去一試囊中活國方
野鶴摩雲萬里心一枝聊復寄高林愁邊舉目江山異
客裏登樓歲月深長鋏誓為知己用短檠空伴讀書吟
龍門不拒通家子應許來聽正始音

送王時亨舍人帥蜀詩二首

煌煌大筆照坤維忽見文星下紫微萬里江山渾改觀
九重紳笏更爭輝占松不假刀形夢換馬端期鵠趂飛

試問郫筒故鄉酒路人應唱踏花歸
一從鴈塔綴英游又見功名得志秋丹闕萬人窺榜眼
碧幢千騎擁遨頭錦城日暖惸鰥舞玉壘煙深鎧仗收
它日中和聞善政一琴寧復久淹留

和陳大監

君不見漢業已定猶勁兵白登坐困師無名席門先生
計無誤黠虜不得窺平城論功自合班人傑蓋世拔山
威盡折漫誇勲業是韓彭我出六奇秦項滅後來漢道

如袞周德尊一代陳太丘二方相繼厲名節不顧羔鴈
眞善謀雪霜貿貿年芳改凛凛松筠見風采豺狼當路
猕狸號獨有猕鴻横四海至今逸韻傳清商雲和之瑟
絃高張耳孫磊落天下士大才有出皆其長胸中萬卷
饒丘壑鮮取遺音叩寂寞一朝解組又彈冠出處無心
付天樂我輩等是風月人昔也同閑今為鄰不妨對語
味如蠟擾擾萬事從横陳

再次韻為謝

公詩律嚴如用兵江淮草木先知名少當千人掃文陣晩策百勝攻愁城詩壇老將天下傑筆倒三江流萬折時將妙句吐長虹李杜文章光不滅由來事業師伊周詎止博識窮九丘星列丹墀鵠華望月昇金掌陳嘉謨脫冠歸來雙鬢改任爾功名爭好采揮絃月下奏高山擊楫波間哦小海方今祝網仁如商聖賢相逢治具張鶚書旁午詔多士不以梠闑遺寸長如公豈得栖林壑焉問曉猿驚索寞歲晩方諧魏闕心官閒不減商山樂

湖上春來花惱人我不憂貧依富鄰朋友膠漆古來事
願言握臂追雷陳

趙見獨示所業幷詩次韻謝之

沅江九肋稀端問學不學向來屠沽輩過眼褐寬博如
公負奇才尚隔雲津躍昔吾先隱君早識麟一角聯翩
錦囊句紆餘仍卓犖千載埋玉悲泝芳竟誰擢别來二
十年歷歷記前作賤子更百罹素業守彌恪餘輝忽振
耀如獲西山藥清夢到鈞天求音叩寂寞中宵對蓮炬

何以稱光渥辱君瓊瑶篇重愧鼠呼璞大軸闕洪源洶湧千澗落一洗胸中塵豁若春雲廓

以珠芋香建茶寄皖公山馬先生

�谷珠璣北苑春寸誠千里託靈芬為投白鹿岩前客何日容分半席雲

送台道人

我祖來從錦江曲尚憶郫筒醉春淥輕衫拂石踏花歸近傍青城結茅屋余家本郫人先侍郎仕益蜀王為翰林學士有拂石坐來衫袖冷踏花歸

去馬跡香之句傳于世嘗隱居青城山子孫散作淮海居奕葉英風凜相續不惟叢桂競傳芳時有高人更趨俗余家登科者二十餘人海陵號所居為叢桂坊或隨羽化附青蛇伯父遇呂公年未冠尸解或避詔徵稱赤局伯祖得道宣和間累詔不起封守靜處士自稱上天赤局左僕射我生本是林泉人失腳塵中困羈束每逢蜀士話維桑便欲攜節訪前躅道人家世出巴西萬里江山見眉目笑施砭石起膏肓坐察形神窮倚伏我席為門君荷旃相見忘情謝榮辱幽香小鼎暮烟橫濁酒一盃春蟻綠此身多病經百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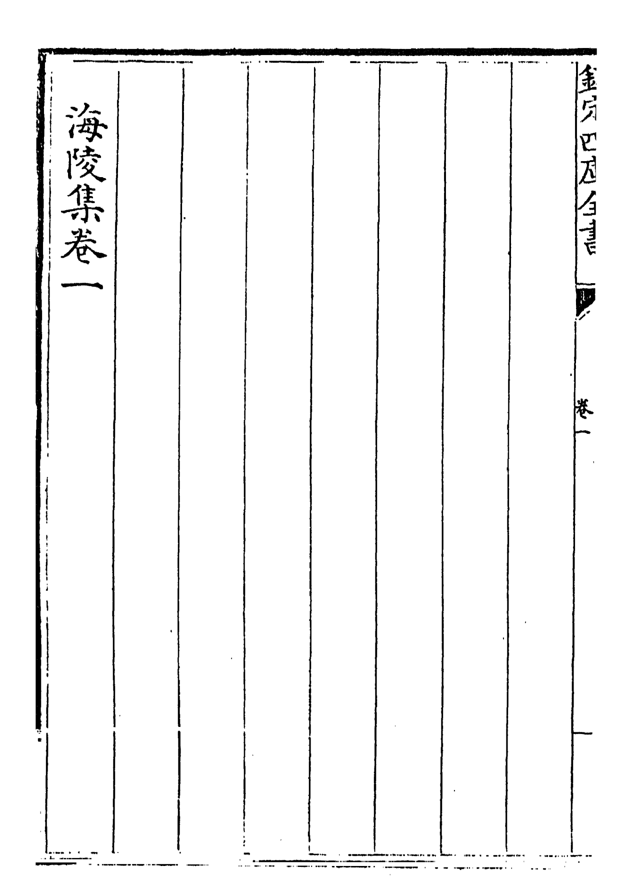
只合紉蘭與餐菊休論燕頷覔封侯莫說鳶肩騰火速
我有風懷就問君何時一飽顔公粥今日君行跨奔鹿
欲下鵝洲穿柳谷他年願結白雲期與君同看金峰鵠

送僧大通還山一首

三年虎卧白雲閿誰念窮猿失故山野客已拚花自落
道人全與鶴俱還龎眉皓首雙松老白鬣青絲一室間
何日得追塵外趣聽君擊鉢翠微間

戲呈珉禪師

我來何幸識支郎百丈峯頭寶月光質薄自憐非燕頷途窮誰信是龜腸漸看鬢底千絲白敢說眉間一點黃坐見錦溪秋水闊不知何日理歸艎



海陵集卷一

海陵集卷二

宋 周麟之 撰

詩

終風行

北風駕寒萬竅號聲如八月江上濤又疑大鵬上青霄南溟水擊摶扶搖昆陽陣敗虎豹嗥撼城飛瓦千兵逃焚輪夜起狂終朝直憂卷屋掀重茅我居門巷如荒郊

衾無繢𠧧裘無羔苦寒獵獵吹緼袍笑引藤樽漱濁醪不妨高卧醉陶陶夢騎天馬騰長飈睥睨玉臺閶闔高風聲詩興兩豪醉中一掃白雲謠

望秦川歌

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此馬上吹笛為曲號謫仙怨今亡焉因為八章以中其念舊之意

長安回首戰塵中馬背行吹一笛風寄恨翻成謫仙怨

始知深負曲江公

錦囊留得玉環香不見佳人空斷腸北望秦川烟草滿

尚疑飛燕舞昭陽

向來花萼弄春輝曾把寧王玉笛吹樂事已隨風燭過

如今横笛不勝悲

蜀山春動錦江流水綠山青總是愁愁絕不堪山上望

無人解與月宮遊

雨聲鳴棧不堪聽盡日穿雲上杳冥羯鼓催花渾不記

曲中空唱雨霖鈴

漁陽千幟掃空來滿目妖氛鬬不開為問玉京何日復

傷心黄屋幾時回

煙霞縹緲認驪山遠想樓臺紫翠間尚欲神遊太真院

不知身過鬼門關

阿瞞按舞長生殿妃子洗粧端正樓此去恰如巫峽夢

相望千里事悠悠

愁懷三首

雨沐秋容淨雲横天宇高溪流走城塹木葉下亭皋興引淵明酒寒侵范叔袍清愁不能已高枕誦離騷

燕去簾帷静蛩鳴機杼忙凄風萬籟息夜月一奩光自喜襟懷豁寧為景物傷幽窗有佳致坐挹桂花香

江遠尊罏晚逕荒松菊寒近知秋信好更覺旅懷寛遠杵風催急横琴夜向闌飄零莫惆悵吾道久艱難

觀梅

春來物物未關情只與寒梅有舊盟芳信已催詩興動

幽香還釀容懷清月摹瘦影横窗淡雨浴疎花照水明
却憶去年花下飲共持盃酒泛飛英

和元革叔無悶齋

家在濤江欲盡頭結茅寧為樂休休達人自得一經趣
游子空懷千歲憂坐對聖賢唯酒適身憑形影以詩酬
公今非遯元無悶要把韋編續聖丘

初除西掖士華兄以詩賛喜次韻為謝

向來歸卧白雲邊忽拜君王詔墨鮮誰借羽翰超弱水

又隨簪槖過甘泉酒同今夕兄酬弟詩比當年聖得賢
潤色正須燕許手小儒那有筆如椽

西園堂榭落成種植畢工偶成口號十首呈參政
張公

遯叟高眠石磴雲鷗夷長泛五湖春爭如晝錦延華堂
同作商山四老人公以四老名堂

華堂迴出複城高更買鄰園徹古壕要展渭川千畝竹
賸裁錦里百根桃

鈎簾待燕春風裏把酒酬花夜月前更啟西窗納清景
煙光如畫擁斜川

城外青林可當山横雲翠靄鬱孱顔虚堂一枕林泉夢
如在煙霞縹緲間

林花倒影落清池池面春波泛緑漪更築小橋亭上去
便成家世授書把

小谿深樹鹿呦呦野鶴無聲蕙帳幽風月滿亭供笑語
依然不減醉翁游

草木青歸二月天川原明媚發春妍臨流忽見寒梅影皎若凌波洛浦仙

花梢日上雨痕乾冉冉香風破嫩寒眼底便知紅紫近山茶先放鶴頭丹

幽叢灌木便成林凖擬炎天百步陰應許春禽樂餘蔭鷦鷯穩寄一枝深

水流映帶清漳宅野望遲迴半月臺只恐宮鶯阻陪賞日邊便有鶴書來

與蘇州守十詩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為韻

吳山濯濯烟鬟青湖水練練光遶城城中主人目如電爽氣坐納山水清千門鳴絃夜月靜四野垂穎秋雲平試占古語詠侯德一賢可當百萬兵

蘇臺屹立層霄裏環望水雲三百里十年草綠春城荒麋鹿肆游歌舞地公來一顧風物新華屋下蟠烟靄翠正須滿意事登臨早晚中臺拜英衛

館娃宮院秋沉沉採香芳逕花委金吳王舊事久寂寞

此地猶懷千古心黄堂高興動罇俎三百畫橋絲管音
吳儂但識宴會樂那知遶屋棠陰森
城西連柂楓橋夜城東接舳閶門下細聽來往棹謳聲
一一歌呼頌仁化爾知德政並龔黄我慕風流到王謝
會當臨景賦新詩寫得吳中有聲畫
洞庭雨斷無天碧松江月明波動色剪橘霜包照座黄
鱠鱸雪縷堆盤白秋到湖山最佳處此景付公天不惜
英名自是龍驤家更待高閎立幡戟

相門舊列名臣傳挺挺遺風眼中見遠覽初褰貫父帷仁風已滿袞宏扇坐看詔璽天邊來袖章入對金鑾殿好追樂事醉昇平日奉宸游玉津宴

一方静治民安枕天子英明用人審慈厚薰然布帛温威明皎若冰霜凜斡旋妙手經畫餘貫朽如山粟填廩禁闥還容汲直歸淮南定報姦謀寢

六飛南駐開陪京朝廷恃此為金城元侯卧護股肱郡去天尺五日月明誰憐游子歲一過欲往不得如流萍

今日西風要留客好山橫道煙光凝

青衫飄泊江海生十年蓬底載我行每逢勝地一長望江山舉目難為情登樓幾作仲宣賦在野猶帶倪寬經邇來困甚幾執熱願焉一濯秋風清

蓋公論治齊相堂穆生酌醴元王觴古人好士乃如此名重千載尊而光我公風度冠今昔龍門冠蓋春雲翔微才詎敢充旨味藥籠庶容芝桂香

辛酉大雪戲成十詩以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

為韻

北風夜捲地凍雲曉黏天黄竹歌未終飛霰集我前森羅崑山璧零亂淮夷蠙縛賊懸瓠城安得兵三千

跨驢遊灞橋策馬阻藍關詩人自清苦逐客何當還我獨擁敝繭高卧環堵間黄精已無苗斸雪思舊山

松桂亦華顛瓦石背玉表造物不作難夜半月出皎書窗互照映甕牖驚易曉舉頭忽彌望萬里絶飛鳥

複帳褷香篝綺席羅妓圍焉知蓽門子清哦袖鶉衣臘

白三日寒遽使晝掩扉愁思已如許共作風絮飛
舊聞沙漠寒磧鹵一丈雪誰憐牧羝人白首持漢節朝
廷北顧憂歲晚不忍說寄言上林鴈何事音信絕
堆盤水精鹽翻匙雲子飯年年六出花不必以瑞獻浪
言平地尺貧亦非所願愁無儋石儲安敢擲百萬
林梢宿鵶翻未覺烟樹暝瀟瀟打窗聲慣向雲屋聽冰
結積已深風收舞初定凌晨出門喜折屐印樵逕
吾無千金裘爲博麴米春牀頭臘甕熟漉以淵明巾飲

少輒至醉醉眼迷天垠衝寒望南巷不見披氅人
千騎射獵軍一簑垂釣翁寒江與曠野得意應無窮顧
我俱未暇緩步聊倚笻惜此連璐白沇以雞犬蹤
佛衣珠唾飛撼樹縞裙裂巡簷索梅笑敢枕聽竹折念
此積雪寒憂世心愈切夜分耿不寐風燈半明滅

自南山歸口占上王閣老

湖上清遊樂有餘玉山未倒不須扶後堂深處無人到
尚許鴟夷託後車

日高風軟不生塵十月湖山暖似春綠綺抱來人不至幾時容我喚真真

叅政大資毗陵張公輓詩十首

淝上英遊遠江南慶系長二卿雙戟貴七葉一門光早負鵬天闊先分桂籍香中興誰第一勲烈在旂常

德望三朝老才華一代宗偉名高附鳳餘事富雕龍異刻鶩黄玉仙遊問赤松忽騎箕尾去雲路杳無蹤

一馬龍驤後中朝草創初秉樞登政路扈蹕擁宸裾像

入雲臺畫名標玉府書太平資舊德不及駕安車
出入紆宸眷龍光溢帝閽賜書奎畫爛分劑寶奩存尚
擬陪三接俄悲築九原遺忠當厚報豈但輟朝恩
自領一麾出旋更五鎮雄政追棲鳳迹民戢帶牛風鑑
水恩波外西山爽氣中棠陰隨處是繞屋自龍葱
晚歲游真館分符涖別京九闗留管鑰千騎按屯營天
上金甌覆江邊玉節明傷心遊宴地悵望北山横
四老延清會連年樂故鄉礜騰花萼集光動德星堂今

獨三荆茂居然一鑑亡慶流知有在蘭玉謁遺芳

綠野裴公趣東山謝傅心林泉幽夢斷花柳舊谿深淪

茗風生腋飛觴月滿襟向來親几杖猶想聽高吟

久玷平津館叨陪北海尊軒騰期遠到刻苦記前言穪

揭恩難報常經業自存孫蹤初筮仕此志與誰論

憶昔春官試唯公季子俱别來成永訣返哭慟諸孫忍

預吹簫列空懷解劒趨新阡閟長夜雪涕墮平蕪

致政大夫胡公輓詩五首

赫奕三公胄高華百笏門義風傾里社名德老丘園不起東山卧空餘北海尊已隨飛劒逝猶記刻舟痕

西帥乘遲日趨庭正妙年飛書騰白羽曳綵汎紅蓮晚伏追風驥長嗟墮水鳶卷舒安義命何恨及重泉

燕寢追遺事沈痾歎積年未扶鳩杖起已報鹿車懸顯服登三品榮名謝九遷英姿寧復見歸伴玉臺仙

碧落承先訓青冥屈壯圖珠懸三樹秀鑑舞一鸞孤逝水嗟何及佳城讖不誣江山嶓秀氣此地卜青烏

末緒慚非偶孤蹤託契深委禽申舊好奉屨負初心已矣升堂拜潸焉雪涕吟四郊烟樹慘引紼墮哀音

夫人孫氏輓詩

嬪風合冠女圖中禮法能兼郝與鍾自許夫知黃鵠志曾看女拜紫鸞封高堂把酒同姻睦燕坐緗經樂始終千載管彤書盛事只今門有壻如龍

胡夫人輓詩

閫範三從正家聲兩大餘羲高黃鵠操恩疊紫鸞書澗

沼登蘋藻園林映板輿忽乘飛鳳去應傍素臺居

晚歲根塵淨端由志節隆斂身遵七誡彈指悟三空此日傷朝露何人賦凱風我方司汗簡盡載女師中

舊倚韓康伯高堂坐累茵衰先歸厚夜今又失靈椿族黨千車會階庭五鼎陳季能當大事無負玉堂人

表兄知府郎中張公輓詩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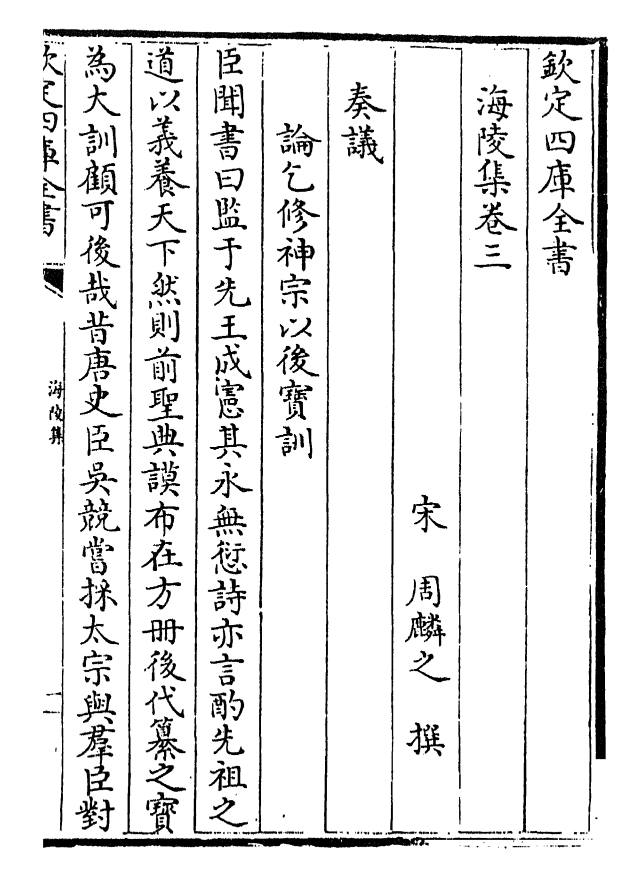
自昔三珠樹如兄最早成握蘭雲騰馥搴桂阻高程健筆三江瀉英標一鶚横崦嵫驚電謝坐失劒峥嶸

淼淼沅江路猶遥皁蓋臨但疑三甲起那識二毛侵北
海樽罍在南園草木深水亭風月夜八詠想遺音
自是吾宗出金蘭臭味同影纓聯北闕抱槧踵南宫去
國郵書密還鄉巷轍通詎知生死隔回首一彈中

楊國夫人趙氏輓章

猗蘭奕葉神明胄四德宜家綽有餘盛事可稽彤筆史
當年曾夢紫函書子登虎榜朝輝弁夫握龍韜拱殿廬
長樂宫中稱萬壽猶思翟茀擁軿車

海陵集卷二



海陵集卷三

宋 周麟之 撰

奏議

論乞修神宗以後寶訓

臣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亦言酌先祖之道以義養天下然則前聖典謨布在方冊後代纂之寶為大訓顧可後哉昔唐史臣吳兢嘗採太宗與羣臣對

問之語為貞觀政要三百年治亂之龜鑑舉不出乎此
洪惟國朝以聖繼聖傳襲一道故亦有寶訓之書追做
前制發揚光烈陛下紹隆丕緒祗適燕謀立政立事未
嘗不以祖宗為法臣職在東觀脩纂日歷之暇竊覩祖
宗寶訓自太祖皇帝至英宗皇帝五朝並已成書惟神
宗皇帝以後修纂未備喪亂以來舊本不存將何以昭
示萬世自陛下中興屢降睿旨委官纂次因循迄今未
應明詔憲章祖述庸有闕焉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史館

速加研考以次條類續而成書庶以彰累朝重規疊矩之懿明陛下繼志述事之美取進止

論乞製造靈芝旗

某伏覩國朝會要乾德六年太祖親郊有司請以國初以來祥異著之旗章遂作金鸚玉兎馴象三旗今天子受命中興功光創業化致昇平諸福之物莫不應期紹至近者太廟生美芝九莖連葉此尤瑞應之大卓絶而創見者仰惟清朝潤飾百度當郊禋之歲而帝祖昭鑒

預賜嘉祥其顯赫如此此宜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旗繪靈芝之形於其上以彰一代之偉蹟新四海之觀聽昭示萬世實宗社大慶伏望朝廷特賜施行

論禁小報

臣聞國之有號令猶天之有雷風雷不一風不再號令如此然後可以鼓舞萬民動則丕應無有遠邇罔不是孚仰惟皇帝陛下自更化以來蠱飭百度鼎新庶政登用賢儁屏除姦回凡積年弊事固已一切剗革而釐正

之矣方陛下須詔旨布命令雷厲風飛之時不無小人

譸張之說眩惑羣聽如前日所謂名用舊臣者浮言胥

動莫知從來臣嘗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報小報者

出于進奏院蓋邸吏輩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

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

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為實

以無為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

曰小報已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

則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則何以取信此于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詔有司嚴立罪賞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播之天下天下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臣不勝至願取進止

論戒守令遵守成法

臣伏見陛下勵精為治勤求民瘼匆辭輿誦博采兼聽孳孳如不及四方利病至悉庶人得言之士大夫得言

之監司郡守近民之吏得言之此誠有虞闢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之時也陛下求言之意閎之唯恐不盡而天
下之所望者亦如此故邇者士庶上書陳獻利害及守
臣到任條具裕民事進降者甚多看詳者不一然以臣
觀之大要有三或施之於民而民利槩之以法而法通
若此類者固無所疑朝廷皆以次施行矣有行之可以
利民而於舊法及一時指揮或大相抵捂或小有不合
言既不可盡廢法亦不可輕議若此類者臣亦各權其

事之輕重乞從朝廷隨宜參酌可否矣其或自有見行成法州縣所當奉行而猶申請不已言者猥多覽者易厭臣每看詳至此謂之無可施行則實有其弊設或一一申嚴則不勝其繁凡若此者臣今欲並行類聚總其條目取自聖裁特降明詔戒諭郡縣之吏使之明習條令罔或容私遵守成憲毋致違戾究心夙夜悉意奉行庶幾使陛下愛養元元廣謀從衆之惠徧及寰宇無一夫不被其澤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臣僚奏對令備錄聖訓詳盡

臣仰惟皇帝陛下以天德地業再造區宇見獨明徹聖敬日躋雖古之所謂盛帝顯王無以加此臣頃在東觀以修纂日歷為職因得歷覽陛下臨御以來三十餘年間事業之富謀斷之偉謨訓之大布在方策赫然與日月爭光臣闚天之智狹而戴上之情切嘗考其間所載聖語大抵詳於前而略於後臣深求其故蓋由頃歲左右史多缺起居注不修三省樞密院時政記於聖語亦

或闕略而不致其詳近者陛下總攬權綱修廢振弊更化之道粲然一新睿謨明訓發於九重密勿之間而風動乎天下贊襄之輔獻納之臣内外進對之官所得多矣臣區區之愚欲乞申嚴舊制自今凡與奏對備録所聞毋致漏逸使史官皆得以具載功令記時政者尤務其加詳以此授之國史著之日歷作宋一經襲舊六為七用傳信千億萬世臣不勝至願取進止

論命令必經兩省

臣恭惟國朝稽古建官分三省以釐天下之務凡有命令則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審駁尚書省須行三者相參而後百度正綱紀舉所以致其慎示不專也然自累朝以來號東西二省為維持政本之地尤重其選或政令之罷行失當人才之進退非宜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繳其在門下則給事中得以論駁皆於命令未行之前而彌縫正救之則朝廷不至有反汗之嫌天下不見其過舉之迹爰自近歲事與舊違當軍興之時則有事

于機速不可以少緩及休兵之後因仍不改用事者又以私意自任廢棄成法故有所謂報者有所謂中入報者有所謂尚先行者有所謂火急者往往皆成定例自陛下鋭意更化登用正人前日數者之弊固已十去八九然以沿襲之久狃于故常習熟見聞或未暇一一釐正若使詔旨一須勑劄隨降所謂給舍者但書押已行之事而已設或事當論奏則成命已付於有司除目已布於中外使士大夫進退失據在朝廷亦為難處甚非

祖宗所以分三省建官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申明舊制凡命令之出如委非急速不可待時者並經兩省或無封繳即皆畫時行下庶幾盡蠲宿弊昭示至公復祖宗之成憲取進止

論禁傳寫先朝實錄

臣伏見國朝會要嘉祐四年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之為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宜藏之有司往時史官書成進入則焚其槀又詔龍圖閣別寫一

本下編修院以備討閲從之然則史事在祖宗朝其嚴如此豈容輕示人也今者徽宗皇帝實錄成書奏篇疏上儲於内閣中外士大夫欣聞盛事咸思以先覩為快臣竊惟先帝之盛德休烈良法美意布在方冊固當廣其傳以昭示天下後世然其閒所載多涉國體與今日致論有相關者臣愚望聖慈申嚴舊制令副本之在有司者必謹其藏仍不許諸官司關借謄寫及臣僚之家私自傳誦庶可以嚴宗廟尊朝廷遵祖宗之成憲防進

止

論變文格

臣聞文章經國之大業體尚不一從古而然故論世者以是識風俗之盛衰觀人者以此別材智之遠近猶所謂見禮聞樂而知德政不可不察也西漢二百年名儒鴻生蜂起間作雍容揄揚著錄于後則炳然與三代同風唐有天下文亦三變至於美才輩出嚅嚌道奥反刓剗偽薰醲涵浸然後天下化之粹然一出于正何其盛

哉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取士之制不過曰經義詩賦然或偏廢而獨舉或兩存而並行或兼用而通試三者所向雖異及夫得人則奏賦擅場者無不精其能談經析理者靡不臻于奥累朝名臣悉由此出致治之美固已逺邁前世仰惟皇帝陛下躬天縦之資恢復古道優入聖域猶且博覽經史左右藝文孜孜不倦至其躬御翰墨發為宸章雲漢昭回光被萬物古帝王莫能跂及裁詩樂以侑禋祀則十三篇極風雅之妙記損齋

以明鑒戒則數百言皆道德之辭若此之類殆不可殫舉士生斯時親得聖王為之師此千載一逢也臣伏見昨降明詔用經義兼詩賦合二者之長以作成多士永為定制可謂善矣今肄業之士服勤有年秋試不遠臣愚欲望聖慈申飭儒臣慎勸士類戒志尚之不一革文體之未純毋好高以異論相矜毋因陋以陳言自敝毋泥迂僻之習而失其正毋縱浮靡之說而溺于夸埏冶一陶聖風雲靡將見四方俊茂試于有司者無不丕應

徯志咸知以體要為宗文弊既除而文格益勝用之以
黼黻一代羽翼六經實斯文之幸取進止

論乞進讀本注音切

臣聞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斯言初止為學
者設也至董仲舒舉此以告漢武帝然後知帝王之學
亦當如是仰惟皇帝陛下聖質天粹自誠而明敏脩之
功純亦不已至於博覽經史固已識其大者舉而措之

天下國家日臻於嘉靖矣而猶不忘講學之益逮朝清燕躬御邇英博延儒流敷繹古藝方且以西漢一代之史命官進讀是將以因事立教鑒往知今參求化源恢張國紀固不在於考文藝辨音訓為書生章句之習也然臣竊謂三代而下惟西漢為近古諸史之作惟班固為名家讀之者考文義而後見紀事之本原辨音訓而後知立言之法則然文義或有難見非註解無以發明音訓或有難知非翻切無以辨證多聞之助或有取于

此也臣不佞叨以讀誦爲職苟不能盡心於此或迷金根之義或誤雌霓之呼以上昧天聽臣則有罪敢陳一二願從聖訓而訂正之夫服膺曩說疎舛既多蘇晉衆家剖斷亦尠蔡氏纂集尤爲牴牾顔師古激揚鬱滯釐正睽違援據精詳有補學者然則註解不同臣欲以師古之說爲正漢書舊文多用古字間從假借其類實繁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本音他切互見其中顔師古備著科條剖析無滯字涉稍異隨即翻音字協音諧舉當乎

理然則音訓不一臣欲以師古所立為定仍乞於進讀
本內間注音切臣非不知帝王之學志於治道初不閒
此區區之言可謂矜小節而闇大體矣然而列職禁近
獻納論思事無巨細皆欲詳審不可苟況執經史以備
顧問乎今茲所陳庶幾下以見愚臣盡心率職之誠上
以副陛下加意典學之美取進止

論乞與四川進士父母年高者先次補官續行照
驗

臣恭覩詔書應得解進士父母年八十以上與初品官封德至渥也自降詔以來凡諸州奏到封母者並經司封闗會禮部考驗貢籍俱以施行唯是四川得解進士其貢籍不在禮部而在制置司每得闗會禮部必稱無貢籍可照不見得解因依致不放行經今年餘積壓留滯臣今耿見數目有資州得解進士史堯仁等七十四人例未曾上鈔若待取會道途往返愈見淹延欲乞且據遂州保奏文字並與先次放行具鈔給降誥命續下

四川制置司照驗貢籍如有偽冒即行改正庶幾遠方
高年早得均被上賜取進止

論守應之策

臣聞為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大計已定斷然無疑非徇
一己之見也而千萬人之說莫能揺非苟一時之利也
而數百世之議莫能易比其為利害亦豈必賢知神略
而後知之惟所見者審而通乎事機所持者要而當乎
人情所言者順而合乎天道所操執者彌固則成就者

愈大古所謂聰明賢聖大有為之君建功立事類如此仰惟皇帝陛下察問如虞舜憂勤如文王總攬權綱綜核名實則又與漢之宣光比立國於此固自有一定之計而近之言時事者乃紛紛而不一軍旅之言聞巷之言戚士大夫之言感厲有所憤戚有所憂此其常態耳未至於大害治也惟惑之為害蓋有不可勝言者此無他銳與怠之謂也銳者言兵而欲用怠者諱兵而不言言兵而欲用是喜功也諱兵而不言是偷安也自講

和以來九廟寧矣東朝安矣赤子休息矣成功著見昭
昭可知陛下方且惇遣重臣厚將信幣以堅永好以釋
羣疑而汩之以喜功之說其可乎渝盟棄好陛下之所
不為也當朝廷閒暇修明政刑振舉綱紀簡練將士此
不可一日忘者陛下方且須明詔飭庶工懲絨默之風
革驕怠之弊欲人人相與協濟國事而委之於偷安之
說又可乎視陋忽傾陛下之所不取也如臣所見粗有
確論曰守曰應兩言而盡之耳當無事則思所以守有

不虞則思所以應思所以守自治之謂也思所以應不得已之謂也守之者在我應之者在彼在我者有常者也惟其有常則雖信睦交通不能廢吾之所以守在彼者不測者也惟其不測則雖事變猝至不能逃吾之所以應令夫千金之家固其垣墉常人之所及也若曰吾與親黨為鄰不吾害也至慢易其固守之具而弗之理豈不備他盜哉所謂自治者如此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言自治之為可畏也獸蹂于田荷戈而逐孺子之所知也若曰吾將委肉而飼之不汝驅也而獸且噬人矣雖欲不逐其能安乎所謂不得已者如此漢元康中乘匈奴之衰議欲擊之魏相不可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兵忿者敗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亦言應敵之不得已也蓋能守者能應之道也守之無不同則

應之無不勝矣守之旣固則銷萌折衝人莫予侮且將無敵之可應焉昔人所謂善之善者理固如此臣願陛下增修德政厚施於民蓄材俊廣儲偫敦本而抑末去華而務實明賞罰而一於信振威令以致其嚴考將帥之能否而為摩勵之方察士卒之勤惰而求養用之實凡可以為守國之具者靡不恢張而徧舉如此守無不固矣度山川之遠近視道途之險易孰當其阻孰當其衝孰為之聲援孰為之犄角孰為之統一凡可以為應

敵之機者靡不素定而黙諭如此應無不勝矣守國之具皆可以熟議而應敵之機不可以豫言惟在陛下力行之心識之執中自信而已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人心危而易動易動者浮言之所以興道心微而難知難知者至理之所以隱君人者不過屏衆多之慮致精一之思執中自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堯舜禹之治天下相傳以一道不外乎此數語者伏望陛下睿斷不移操一定之計圖守應之策以

為執中自信之道而毋惑於喜功偷安之說則千萬人之衆莫能揺數百世之逺莫能易證諸人事質諸神明臣之斯言庶或無愧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海陵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海陵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王爾熙

海陵集卷四

宋 周麟之 撰

奏議

論革續降之弊

臣聞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是一命令之行一制度之立皆當出於天子外乎此者不可以為萬世法也臣竊見吏部諸選引用續降指揮前後不一或

臣僚建明或有司申請皆經取旨然後施行尚慮牴牾之多承用者駁舛文之吏並緣為姦不可稽考今以續降申明條册觀之乃有頃年都省批狀指揮叅列於其閒見今引用亦謂之續降向之修法者有所諱忌至與成法並立令之奉法者但知遵守遂與成法並行應令諸軍使臣到選將佐以上方理戰功而帳前使喚之類皆當時帶甲入隊之人並不許班此用紹興十一年批狀指揮也遂使親冒矢石者反不蒙超異之恩今官吏

陳乞任滿賞則不以限年蹙革惟到任賞則不然此因紹興十二年批狀指揮也遂使勤勞王事者或不在褒錄之數以理推之誠未為允欲望聖慈申詔有司推本至公革去前弊使履軍蹈陣者並得理為戰功到任推賞者不必限以歲月仍令諸選其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指揮如有類此者關勅令所司一一看詳可削則削毋使與三尺混淆資姦吏為舞文之具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定歸正人補官之法

臣聞銓曹素號大有司比年以來各選尤為繁雜若指揮不一承用多疑則吏姦日滋人無所訴其獘有不可勝言者試以歸正官兵一事論之前後有三指揮至今莫能相一據紹興二十八年二月田師中申請指揮應歸正人不曾齎到付身並與減五官補正吏部方且遵用續承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指揮並令止用歸本朝日所給付身照使其有不曾齎到偽命文字者特與放

行仍出牓曉示吏部已放行又承當年八月指揮令遵依今降指揮只用歸朝日所給付身照使并照應田師中申請指揮放行臣竊詳前件指揮若曰特與放行則不須遮減補正若曰遮減補正則難以一例放行二者自相抵捂而不可並用明矣今乃兼存之使奸吏得以出入有司無所適從實為弊之大者若于二者之中舉其一而行之則又不容無弊蓋一于放行則不問其功閥不計其久近而例得升進必至于汎濫一於遮減則

久在軍中者其間有立功官資類從毀抹將何以激勸

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省部别行看詳著為定令

毋輙更易使士知激勸而不至於汎濫庶幾可以救弊

取進止

論放行從軍人磨勘

臣契勘四川諸軍從軍大小使臣自紹興九年正月三

十日指揮令後許理為資任昨來宣撫司未承上件指

揮已前係奉使宜將從軍大小使臣依格並與放行磨

勘出給便宜付身今來節次陳乞換給考功以當時未
有理任指揮即係侵用宣司月日不該磨勘例行改正
臣竊詳宣撫司隨軍人當時雖未有理任指揮其本司
既以便宜放行若行改正其隨軍人委是在軍供職歷
過月日實非僥冒伏見本選昨准紹興十一年正月二
十五日指揮凡不係大儀鎮等五處立功之人或已作
戰功超轉官資並免追改今欲乞將前項便宜磨勘侵
用宣司月日者依紹興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指揮令

後特免追改並與放行換給取進止

論乞置巡綽私渡軍

臣伏見國家自講和以來凡疆埸之事專務慎重蓋其警聳近年兩淮罷榷場之後禁止私渡尤為嚴切昨聞北界屢形於言欲得彼此巡綽陛下敦信睦之好垂宵旰之慮累降詔旨戒飭邊郡丁寧切至臣頃以使事附奏于彼有語及此臣嘗告之以本朝約束甚嚴立賞已增千緡守臣失覺察者同其罪又令提刑司旬具結罪

狀申彼亦樂聞朝廷之能順承其令也比者兩淮雖團結山水社亦欲鳩集保伍互相覺察尚慮封圻曠遠愚民趣利冒法越禁死不知避監司守臣按行有時巡尉出入徒為文具如山陽一郡瀕淮界分延亘三百里安豐濠壽之間地廣人稀豈能一一巡捕禁防少弛或啟釁端不可不預為之計臣謂不若於兩淮要地各置巡綽私渡軍專董其事淮東委之劉寶淮西委之王權分撥屬將之有方畧善撫循者各率數千人以往命之曰

巡綽私渡軍兵其營寨旗幟皆以巡綽私渡為號文移則曰巡綽司將佐繫銜則曰專切巡綽私渡事名順理得了無可疑徐于歲月之間漸增人數亦復無害小可以謹邊防大可以固國勢久而習熟又可以安南北之心如臣瞽言粗合時論願下臣章付三省樞密院熟議而行之取進止

論華泉司奬劄子

臣伏見朝廷復置提點坑冶鑄錢司既已參酌舊制條

其事宜措置施行纖悉備具惟是戶部提領所見有吏人十四名發赴本司復置之初不可不察蓋泉司職事散在諸路舊例分遣官屬催督採鑄置局他郡往往有終任不識官長面者每有申請必為吏輩所格舞文弄法為害非輕鑪戶鑄工刋剝殆盡百端規取必至充其所欲然後為之行移官司遞簡積而不拆或盜發以窺事宜或隨意以生沮抑屬官俛首唯唯聽命至以書問與之往來者比比皆是後專命戶部置所提領又以此

輩為諳曉取充吏役事權在内遠近畏之奸計得行動作威福屬官既多差出其獘益甚於前至有一吏用白狀就信州借請數百千則鉛山一場課利置而不問贑州錢院供需不如意則并通判廳例送取勘玩習恣横略無忌憚若此之類其害甚多今來朝廷復置此司臣竊謂諸路利害士大夫嘗更歷此事者不為無人但當精選屬官不必多求舊吏欲望聖慈以臣所奏行下提點司揃汰猾胥矯革前獘以弭吏彊之害庶幾貨泉

流布不至于蠧國害民其利甚溥取進止

論乞給告降下諸州就付老人

臣恭覩元日詔書皇太后仁德天祐聖壽無疆新歳八十應士庶男子婦人年九十以上與初品官婦人與封號並經所屬自陳勘會詣實保明聞奏臣於此仰見陛下極事親之仁崇貴老之化不止為士大夫光榮而已龎恩布濩浹于編氓古未有也今庶民薫陶美化安於田里保有壽命年多及格聞州縣間相繼陳乞者甚衆

然其人或多貧民下户亦有僻處遠鄉終身未嘗識官府者如此類若使依士大夫敘封計會所屬保明遣人齎赴行在于左藏庫送納綾紙錢有省於部伺候上鈔祇請告命不惟無其資而小民亦安知有此道途遼遠往返經營則年老之人霑恩後時矣如臣管見欲望睿慈深憐庶老乞令諸州軍檢坐詔命委官保明于所部根刷應年格該恩之人限指揮到日兩月類聚聞奏其合受告命亦乞降下逐州分送屬縣就行給付仍與免

納綾紙錢則天下老人雖微且賤無不實霑恩惠如詔

旨矣取進止

論賞罰名實

臣聞自古中興之君惟漢宣帝爲得治道之要史臣稱

之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嗚呼斯言盡之矣

仰惟皇帝陛下以英睿之姿系隆景祚躬履多難式遏

寇虐事同乎創業整飭百度躋登丕平功兼乎守成盛

德丕烈固已超出百王上矣而臣猶區區以宣帝爲言

者以陛下方勵精聽斷剗除宿弊用更化于四方施之於今莫此為急信賞必罰則公道舉綜核名實則真賢興二者國家之先務雖堯舜三代之治不外是而宣帝能用之以救弊願陛下取法焉若夫雜伯術尚刑名此則宣帝之失臣不敢為陛下道取進止

封事

隆興元年十月日具位臣周某謹昧死再拜上封事於

皇帝陛下臣聞為天下立事要當順天下之心明天下

之勢然後能易亂為治轉敗為功古聖王所以安中夏御夷狄也莫不皆然舜之格有苗禹之叙西戎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事昆夷宣王之平玁狁率用斯道也下至漢唐其跡異其理同在高文則結和親在武皇則事攻討在宣帝則受朝賀在武德之初則詭臣突厥在正觀之盛則生擒頡利夫豈樂為是異同哉視人心之所向度國勢之所宜有不得不然者耳由是言之聖人應世初無私心也立國本無定勢也因人心之所喜為之

喜故樂民之樂而天下不以為驕因人心之所怒為之怒故一怒而安天下不以為暴因國勢之强有以成吾强故曰闢百里而天下不以為貪因國勢之弱有以處吾弱故以大事小而天下不以為怯拱揖指麾之間衆心樂歸大勢堅定而國家計成矣世之懐偏見執異議者又烏能伸其喙以撼吾之所守哉紓一時之急收百世之利凡以此也金人之為中國患數十年矣自阿固達之起繼之以武奇邁又繼之以東昏王亶又繼之以

岐國王亮迨今蒿王蓋五世矣時異事變勢亦隨之阿
固達一舉而吞遼人武竒邁再舉而蹙中原當是時也
掩中國之無備乘民心之久安長驅擣虛所至輒下猝
然有迴山倒海之勢其孰能當之亶之立也命將興師
南牧屢矣踰江南瞰海上而終不得志于我烏珠之歸
師徒耗傷僅以身免士馬物故者大半用兵連嵗所失
益多敵知事力之屈可以圖休息也亶與烏珠等謀則
曰吾國天下大讐也使吾子孫一不振宋必報焉則吾

國覆矣不若以恩解之此和好之所以通也和好既通則許我納幣屈我稱藩畫淮為界然後慈寧就養永祐復土南北生靈各安其業聘問往來情文周密自締好以來講信修睦無若此時之懽者使亶不被禍凡我有求無不見聽雖列聖諸陵白溝故地皆可以次第而得之惜乎不十年間肺腑之禍起而亶戕矣至今北人類能言之是則和好之通豈非勢使然乎亮之立也大惡昭著内懷危疑握兵重臣多不受詔朝夕惴惴焉惟恐

討伐之師四面而至我方遣朝賀之使以安之於是遂偃然南面號令諸國而侈心肆矣狂愎自用以殺為嬉勲戚諸王翦滅殆盡彼之汰虐日甚我之順事日嚴休兵歲深生齒蕃息敵知事力之全可以肆大志也亮與馬欽等謀則曰吾國天下大仇也使吾子孫一不振宋必報焉則吾國覆矣不若以力取之此和議之所以變也和議將變則罷榷塲詰私渡邊釁横生敵謀遽發遂欲割我兩淮要我近輔而又拒我行人一不如意掃境

南下王室震蕩危若贅疣自交兵以來生民被害無若此時之慘者使亮不見殺則投箠濟江益無難焉顧其積惡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變生肘腋腹敗支披師徒奔竄惟恐王師之躡其後也是則和議之變亦豈非勢使然乎太上皇帝神靈天亶臨御三十六年躬履多難洞照事幾其于禦戎之道固嘗深思熟計歷試而兼行之矣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光奉慈訓嗣守天位治民事神恭儉遜慈德無不周明無不燭惟疆埸未靖

上貽宵旰之憂抑嘗有以天下之心天下之勢告陛下
者乎自踐阼以來建議之臣有為陛下言戰者矣必曰
金鼓一動雷厲風飛則兵不血刃可以收疆土復陵廟
活萬姓然王師所至城邑一空破蔡州則殺蔡州之民
入海州則殺海州之民奪宿州則殺宿州之民京西陝
右往往皆然非所謂拯民于水火之中也繼之以士無
鬬志棄甲來歸中原寸地了不可得烏在其為戰有為
陛下言和者矣以厚禮將幣以卑屬寓書休兵息民庶

予兩得然使命數遣有延至于國中而不得伸其志者矣有見止于境上而不得通其辭者矣以此欲和不啻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也烏能必其和有為陛下言守者矣以增陴浚隍過其衝以積粟聚兵固其本來則勿與角去則勿與追然長淮東西延袤千里兵少則戍不周民貧則用不給比者築城壁修堰壩皆取辦于兩淮之人凋郡遺黎不堪其擾而守未必能固也設欲固守非經營數年不能就緒大敵忽至其何以支守雖長策

亦未易以一朝集也故欲戰者以和為姦謀為辱國之舉欲和者以戰為危道為殘民之徒而欲守者又以戰為邀功和為怯敵謂和戰皆非萬全之策三說紛然互相矛盾得此則失彼舉一則廢二國論未定主聽未專斯民盻盻然不能自保嗚呼胡不覸天下之心審天下之勢叅三說而用之乎昔亶之請盟也太上皇決策講和遣使以先之而邊鄙遂定知其勢可與通也非用兵之時也及亮之敗盟也太上皇出不得已發兵以應之

而敵酋自斃知其勢不可與通也非遣使之時也以此論之和戰守三策善用之皆足以收功不善用之皆足以敗事使勢可戰也雖樊噲以十萬横行李靖以三千蹀血吾亦為之無不勝者勢可和也如魏絳之五利可致賈誼之三表可施吾必為之無不諧者勢可守也如宣帝之罷兵留田光武之閉關謝質吾必為之無不濟者又胡可外天下之心忽天下之勢區區焉操一說而自以為得乎臣頃歲出疆至河朔見所過州縣全盛如

故入則人物繁夥閭廛充溢出則耕桑彌望牛馬被野然後知二十年息兵之效不為無益于斯民一旦敵人叛盟赤子又復塗炭前冬敵退淮甸白骨如山迹其殺人之禍皆起於海陵一念慮之間而流毒至于如此豈不甚可戒哉今敵勢虧矣敵計窮矣兩軍相角而所喪均兩國相持而其患等欲戰者少不欲戰者多蓋兩軍之心也欲和者衆不欲和者寡蓋兩國之勢也臣聞之北人則曰敵中簽發人丁其下莫肯聽命又聞之士大

夫則又曰近敵帥移書于督府致問于廟堂甚有通和之意陛下視人心之所向度國勢之所宜不知所以應之何如哉臣願陛下因天下之心乘天下之勢特遣信使諭以至理告以誠心與委曲評議使知和好之不可以虛詞合又知和好之不可以舊例拘則吾事濟矣或曰比歲而遣使矣其如不諧何其如不見納何臣應之曰使之不諧非使者之過也使之不見納非使者之顧也顧當時所以遣使者失其序耳何謂遣使失其序曰

遣使一也而所以遣使則不一也有和議未定而遣者有和議已成而遣者和議未定則以未定之辭與之通慶賀有所未修也報諭有所未及也如紹興之初遣韓肖胄孫近之類是也和議已成則以已成之禮與之接名分有定論也書辭有定式也如講和之後遣何鑄之類是也自海陵渝盟和好絶矣和好既絶今始通焉故遣使以議之則是和議未定之時也我方有所議而損益之未可必又安可遽為賀慶報諭而遣乎其曰賀登

寶位則是和議已成矣往年以賀為使者有舊例焉彼復以舊例取必于我又焉得而見納哉今臣之所謂遣使則不然當以審議為名以韓肖胄孫近為例審也者欲審而後交議也者欲議而後定和其本于誠心乎在所審也其出于詭謀乎在所審也名數有未定者乎在所議也疆界有未正者乎在所議也禮幣之厚薄有未齊者乎在所議也為此遣使彼安得不納舉此詳議彼安得不諧和議成矣然後有所賀則賀之有所報則報

之此之謂遣使得其序或曰遣使得其序遂可去兵乎撤備乎臣應之曰遣使所以議和也和雖可必亦當待之以不可必使者出境朝廷申命諸將各整其師淬礪鋒刃振飾旗鎧蓄銳待敵常若兩陣相當者則是使者之行自不妨治戰具也大軍列屯分據要地修障隧正營部遠斥堠力控江淮之險則是使者之行自不妨繕守備也夫戰和守固相須而並用者也善為國者可戰則戰不為戰而廢和也可和則和不因和而忘戰可守

則守不膠于守而絶和戰之利合而論之則一析而言之則三胡可忽哉昔唐之平賀魯也駱宏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噫斯言豈為一時設哉惟陛下博覽兼聽詳究利害觀人心審國勢與時變通權以濟事允執厥中而行之天下幸甚干冒宸扆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海陵集卷五

宋 周麟之 撰

奏劄

除起居舍人辭免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竊惟左右史分掌記注密侍殿坳君舉必書當以才選臣器資甚窳

學識非長與纂信書方叨序進擢司載筆實懼超踰仰丐睿明俯矜誠悃亟追還於成命用改畀於儁能庶協師言少安愚分

辭免差兼實録院同修撰劄子

臣仰惟徽宗皇帝以天德地業丕闡鴻化垂衣在御二十六年聖功巍巍雖非簡策之所能盡而傳信萬世必有成書纂修之工正在今日然自非一時大雅宏達之士兼才學識三長者焉得論次於其間如臣以章句小

儒叨贊書命既無潤色討論之效何有研摩編削之能

重惟不才其敢共二仰祈淵聽亟寢誤恩別選耆儒助

成大典非特使事辭之稱亦惟昭名器之公所有恩命

未敢祇受

辭免同修國史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勑差臣兼同修國史臣聞命震驚罔

知所措臣聞治史有三長惟其才學識兼之故能綜序

事理勒成信書今者皇運系隆時文載郁肇開史院選

置官僚通修三朝正史事大體重豈臣末學所可與聞陛下網羅羣才片善必録以臣近編纂先朝實録猥嘗以僭踰然臣口耳謏聞已試無狀若又濫吹于其間則不惟虚縻廪稍抑亦清議弗容伏望天慈察臣愚悃收還成命改畀耆英則載筆之間事辭俱稱將見三聖人之盛德大業布在方册炳然與日月争光庶以仰副陛下揚鴻烈章緝熙之意所有恩命臣未祗受

辭免除兵部侍郎直學士院劄子

臣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兵部侍郎依舊直學士院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嘗謂詞臣不當以翰墨言功臣濫竽西垣日贊書命曾不能敷宣聖意潤色皇猷坐閱歲時絲毫無補恭遇陛下恢天縱之學以作興斯文如臣瑣才苐慚不稱早獲以史事進對忽蒙天慈褒諭謂臣久掌內外制宣力為多中外士大夫咸稱得代言之體今武部清簡當除貳卿仍兼玉堂之直臣仰聆玉音感懼交至既退跼

踏不旋踵而成命已頒欽惟聖造恢洪與天同大而於臣下尺寸之勞委曲存記如此固當體眷知之殊遇思親擢之異恩亟踐厥官勉圖報効然臣竊自念典戎華省賓峻班聯視草禁林匪同寓攝併叨寵渥益重僥逾伏望皇帝陛下回旁燭之明寢已行之令俯矜愚悃改授真賢不惟安小己之私抑亦示大公之舉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除給事中劄子

臣竊以鸞臺要地朝政所關瑣闥舊儀夕郎為重必得老成知治道之要庶幾審駁合人言之公如臣者蕞爾小才闇於大體鑾坡入直既潤色以非工武部升班亦素餐而何補更荷中宸之眷復叨左省之除是不獨取其空言將使之於此詳試顧柬求之意甚美懼緜薄之質難勝伏望睿慈亟收成渙惟君子見得思義故敢效于循牆若朝廷為官擇人亦何嫌于反汗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乞宸翰劄子

臣伏覩國朝典故淳化二年十月太宗皇帝以飛白書玉堂等四字賜翰林學士蘇易簡謂宰臣曰易簡告朕求此數字卿可名至中書授之它日為翰林中美事字徑二尺餘以素繒二幅書之龍鵠之勢曲盡神妙最經變故石本亦不可復得恭惟皇帝陛下聖筆天縱超冠百王萬幾燕閒染翰弗輟龍文鳳畫刊在翠琰布列中外焜耀牖目學宮儒館賁飾尤多惟是玉堂密邇清禁而臣愚猥

以末技誤膺簡擢典司內命私心拳拳深有望於奎璧之光今者輒控丹誠仰干睿聽援淳化故事以為請方明天子典學崇儒潤色鴻業儻于肆筆之際使得與被大賜則是中興以來復見禁林盛事儷美淳化無彊一時詞臣永有榮耀實千載之遇取進止

乞以御書上石劄子

臣近蒙聖恩降到玉堂宸翰臣既拜賜士林歆豔爭先覩之為快臣伏見淳化中太宗皇帝玉堂御書嘗付守

臣李昉以下皆得觀瞻學士承旨蘇易簡又會侍從館閣官觀于本院臣欲以今來御書就都堂宣示宰執依本院故事摹勒上石所有侍從館閣官緣近來燕設例罷止乞俟石刻成日於秘書省暴書會宣示幷以石本分賜取進止

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伏蒙聖慈除臣同知樞密院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臣竊惟右府本兵為國樞鍵叅贊基命通號

籌帷之臣非德望素優不能厭服中外非才識兼裕不能洞照幾微若時詢求當慎厥與如臣一介器質吝蒙了無寸長濫竊名器叨塵簪槖貿歷歲時殊未能少効涓埃上裨海嶽而受禄過量顛覆是憂敢謂聖度并容宸聰過聽驟加甄拔登贊事樞内循惷冥莫敢遑處伏望皇帝陛下鸞蹇之乘不足以議遠途畀矜悃誠許辭重任仰惟聖天子垂衣御治四方黎獻雲集在廷一時名流底績者衆簡能而授殆不乏人倘回渙恩改貢耆

彦使天下享任賢之福而朝廷由進德而尊則反汗雖若有嫌在盛時不為無補臣無任

初除乞減支賜銀絹劄子

竊以君賜甚豐必施於有德臣勞未著曷稱於隆恩伏念臣質薄無堪食浮有素以福基之庳淺當機地之邃嚴併加爵禄之崇舉為逾分復賜金繒之厚祗益靦顔方大君抑損以澄化原宜羣下精白以承休德儻乖辭富之義必蹈傷廉之譏矧如至愚尤戒多取所有臣初

除銀絹欲望聖慈特與依例減半支給庶遵近制允協公言臣不勝幸願取進止

乞在外宮觀劄子

臣輒瀝危誠仰干睿聽伏念臣才窾質薄曾無寸長蒙陛下覆育生成之恩擢自小官遍歷華省近登密命亦已歲周殊未能少効涓埃上裨海嶽而受禄過量災危乘之夏秋已來數苦脾疾心力隨耗薾然不支雖欲强勉班行深恐有誤委寄夙夜慙懼實不自安欲望聖慈

許臣解罷機政除一在外宫觀差遣儻或未塡溝壑獲保餘生終當項踵糜隕上報乾坤之造冒犯天威臣無任

第二

臣昨日嘗具劄子仰干天聽乞解機政除一在外宫觀差遣伏蒙宣押未賜俯從夙夕凌兢措躬無所今不免再伸前懇薦瀆宸聽伏念臣受才甚微叨寵過厚踐更筆橐登翔樞機惟蔓滋之是憂曽涓塵之無補深虞尸

素自速顛隮伏望聖慈早降處分冒犯宸極臣無任

第三

臣比嘗兩具奏劄僭陳危悃乞解罷機政除臣一在外宫觀差遣天聽高邈寸誠未孚退而省愆夙夜震懼伏念某濫陪機政無補事功期年之間積有瘝曠内之不能彊本折衝以效薄效外之不能承命諭志以展微勞憂愧相乘病疾交至若不亟求閒退深恐上誤眷知伏望聖慈俯垂矜憫洞照誠懇特畀曲從瀝血叩閽期於

得請疊冒宸衷臣無任

第四

臣近具奏劄累申迫切之懇乞解罷機政除臣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臣恭讀睿訓感懼交懷伏念臣稟資冥頑慮事闇淺自塵機地蔑著微勞無制勝之籌何以助帷中之畫無解紛之略至於輟疆外之行既衆誚其非才亦自知其獲罪已干清議難冒通聯伏望天慈俯從人欲使得就閒于外闔户省愆庶幾

未死以前捐軀論報屢黷宸聰臣無任

奏狀

輪當轉對奏狀

右臣恭惟皇帝陛下駿惠先猷丕昭孝治近以實錄院修進徽宗皇帝實錄慶大典之崇成第史官之勞効凡譔次編摩之士下逮掌故例霑醲賞恩至渥也繼又以故翰林學士汪藻嘗修元符以來詔旨等書八百餘卷於實錄最為有力特加褒贈優卹其子陛下此舉可謂

深合公論明燭幽隱矣然臣伏見紹興初嘗降指揮搜訪先朝文字投獻之家與斟酌高下推恩今來實錄成書竊慮二十餘年間臣僚子弟有以其父祖逮事先朝所得聖語等來獻事繫國體可以為萬世法者不可不少加甄錄伏望聖慈申詔有司檢會元降指揮令實錄院開具人數考覈事實擇其顯著者量與推恩以示勸獎是亦信賞不遺之義也謹錄奏聞俟候勅旨

繳進郊祀慶成詩狀

臣某等伏覩郊祀大禮慶成者恭惟皇帝陛下躬執百禮迎釐三神曰雨曰暘天地明察以旦復旦日月光華迄熙事之備成見聖人之能享臣等幸逢享會獲預駿奔奏技非工莫繼甘泉之頌詠仁以報庶同嵩嶽之呼謹各齋沐撰成詩隨狀上進臣等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奏狀

今月二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

翰林逼華蓋言其密直禁廷學士號私人得以與聞大議此累朝甚盛之選在今日尤難其才恭惟皇帝陛下焕文在躬典學成德間出命令親形詔書四方流傳萬口詠歎咸謂觀天地之縕不足喻其大真若處堯舜之世而躬聆其言老師宿儒無能及者雅詁與義實自得之豈繄小臣可奏薄技儻冒承於天獎必速致於人言仰祈睿慈洞照忠欵念其掌制之久已試而罔功察其代言之踈不能則當止收還成命改授傑材庶在清朝

不至汙玉堂之位若安愚分是為酬黼扆之知所有恩

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修國史奏狀

今月二十五日准敕以臣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

國史者臣聞命悚然益深戰懼臣竊惟史職有序皇朝率多以從臣兼之因其官遷亦俾類進茲為故事實待異能有如微臣器劣材譾寘之鼇禁既未能昭一代之文章授之麟毫豈足以訂三朝之筆削若叨疊組之命

愈負素餐之譏敢列悃誠薦祈淵聽亟鐫踰分之寵別選兼人之才不惟於授受協公亦可使器名增重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謝宣名入學士院奏狀

今月初四日武功大夫翰林待詔錢奕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名臣入院充學士者忽奉除書首紆瑤札遄膺名節趣直玉堂側聆温詔之傳蹴就清班之入光榮過分感懼交頽臣竊覩歷代聖仁之朝深慕當時翰墨之選

承明之廬敞於漢並萃軼材供奉之日更於唐始專内
命惟其出入侍從得以雍容揄揚故金馬之文炳同於
三代而黄麻之作深似于六經雖云所遇之殊時頗著
能言之實效相如不以俳優畜人懐來于喻蜀之辭陸
贄與有戡定功士感泣於奉天之詔迨本朝之稽古亦
公選之得人況值熈辰尤資碩望如臣末學於道寡聞
誦先人之清芬第拘口耳奏從官之薄技何補涓埃姓
名誤簡于九重職業徧揚于二代省言寖久罕有發明

論事雖疎必蒙開納方懐未報之歎復冐非常之遷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學統聖真道經天地斡獨化于鈞陶
之上器羣才于橐籥之間既灼見于愚心遂曲垂于聖
奬禮優詞苑光動禁涂雖知稱職之難敢負酬恩之素
一心自擔九殞為期臣無任

辭免兼侍讀奏狀

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㫖差臣兼侍
讀者臣聞命震悸莫知所從竊以儒學之臣侍言帝幕

咨詢所逮實藉多聞用能揚榷古今敷陳治道究觀成

敗上贊宸猷自非惇老名流豈得奉承清燕顧臣何有

輒預選掄詞苑史闈已竭殊寵識迂辭拙不能發明舊

章材朽業荒不能博曉奇字使之進讀懼弗克堪仰惟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勤聚辨昕朝之暇經史是親講

劘既多萬卷冰釋而猶不忘紬繹之助則所謂聖而益

聖新而又新如臣至愚何以効塵露之補敢祈淵鑒追

寢誤恩別簡耆英用符衆論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謝賜御書奏狀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御書玉堂二大字臣拜賜兢營感抃交至仰惟皇帝陛下聰明淵懿藝與道兼肆筆成書八法該備古帝王莫能跂及凡宸翰所賜赫然如大明委照御鵠騰輝四維廓氛千古流耀臣猥以翰墨待罪卭直禁林比於經幃因侍閒燕輒忘昧冒援淳化故事以為請退省瀆尊之咎跼蹐無以自容乃蒙天慈特賜俞允未踰信宿亟有寵頒盥熏捧觀寶墨

煥爛拭目詠歎莫知所云臣敢不勉勵微才答揚大賜襲藏寶秘侈億萬年琬琰之傳遂為中興以來玉堂盛事臣無任

繳進封事奏狀

臣伏見皇帝陛下自踐阼之初首降詔旨開廣言路以通下情四方聞之丕應如響雖芻牧之賤皆得指陳利害謄奏無壅聖德寬大兼聽博觀單言暫謀靡不延納甚盛舉也臣智識淺陋罪廢滋久每自揆度不宜妄議

時事重惟頃歲服在朝列與聞機政憂國之心實不敢以出處為間竊謂今日之事惟邊患未弭為朝廷深憂捨此皆非當務之急輒有己見利便不避犯分之誅具封事上進伏望聖慈俯垂乙覽察其誠款貸其狂瞽儻有可采乞賜施行庶幾小効涓埃之補所有封事一寳封謹隨狀繳進以聞

海陵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海陵集卷六

宋 周麟之 撰

表

進茶鹽法表

貨均於殖孰先山海之饒法存乎人爰定帝王之制夲一成而不變雖百世而可行承詔纂修奏篇趣備臣等中謝竊以給軍須之巨費仰惟貨之盈貲彌谷數春但

資於天產熬波積雪亦分於地征措已合于時宜令固當於夕改不有成憲將何靖民恭惟皇帝陛下知天之為因民所利舜垂拱而坐視湯寬仁而信彰謂法猶江河欲難犯而易避而政如金石果陳範以為程休兹一代之倫講若九功之叙臣等佩服隆旨賸緝成篇莫殫鉛槧之勞徒冒冕旒之鑒綱提領振儻少裨于萬分國富刑清庶共遵于三尺

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星文示變欻臨東井之躔聖慮省躬久避太微之座顧已澄於象緯猶未正於昕朝爰暨有僚莫遑寧處恭惟皇帝陛下道同天大聖以日躋雖堯舜性仁靡恃欽明之德而禹湯罪己每懷抑畏之心睹乾曜之異常念天明之可戒乃不責股肱之情至自窮宵旰之勞宣布細書退臨便坐貶玉食之大奉詢芻言而廣謀應天之實既孚徇古之文盍已伏望皇帝陛下丕釐帝命俯察民情詔司士以正儀御總章而布政清蹕而朝萬宇咸仰

睟容斂福以錫庶民率歸皇極

第二表

清臺觀象喜妖祲之廓然路寢避朝尚宸衷之惕若敢肩𢦏后之悃輒冒憲天之聰淵鑒未回輿情胥徯臣等中謝竊以聖人非見異而修德未占有孚天道每虧盈而益謙其應如響比仰瞻於乾曜或稍拂於經躔睿王側躬彌軫淵臨之懼下臣當政乃寬策免之誅靡移宣夜之辰俄驗保章之吉蓋為仁由己莫非此道之素充

故以實應天遂致彼蒼之昭假未復寢饔之舊靡寧臣庶之情伏望皇帝陛下貪念帝忱曲從民欲惟嚴廊恭己儼當南面之尊則海寓傾心長拱北辰之所願矜衆志俯畀俞音

第三表

五綍宣符既攝在躔之慝一人負扆盍臨當宁之朝迨此造庭期於得請臣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敦化至誠感神清明在躬久矣意誠而心正寅畏自度居然

害去而福來顧謫見之何憂恃身修之有素不移於民不移於相懋昭責己之誠必得其壽必得其名丕享保邦之慶已收塞變之效猶屈當陽之尊然藩國貢琛將展紫宸之覲而清宮獻斝佇歷黃道之行與其固執於謙虛曷若順從於愛戴敢祈睿聽曲徇愚衷稱詔蹕以出房正垂衣而御極惟治定制禮靡愆百辟之彜儀則德隆晷星永見三辰之順度

賀表

舜璿齊政初占常次之愆湯德享天俄致異星之伏一人席慶萬寓騰歡臣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至誠如神大德必壽兢兢行堯帝之道巍乎有功翼翼秉文王之心純亦不已茲復加於警懼曾何損於照臨言天者必有驗于人惟知省己在君者固可移于相不忍加誅顧盛美之難名宜妖祥之自殄臣等叨聯邇服與覩休占愧柱石之弗勝何陰陽之能理熒惑徙心而退舍福實有歸輔星佐斗以成功義當自竭顧首四方之賀益申

萬壽之期

賀正表

寶歷推元肇啟陽闓之旦璇杓布令允當物覩之辰宜

頌康年以綏介福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化春敷

受命穆清永膺千歲之統協神醇樸坐陟三皇之閎御

人正以更新擁春祺而錫羨臣等幸逢端月叨贊盛朝

行夏之時獲共循於天紀祝嘉之壽願益固於邦圖臣

等無任

謝除中書舍人表

臣某言俯結絲綸方竊禁庭之侍進持荷橐遂叨詞掖之除成命莫回大恩曷報臣中謝伏念臣藐焉一介少也百罹技斷斷以無他志卑卑而自勉蠹漫舊簡空懷闚管之心草鞠先疇坐縮扶犂之手頃陪後進濫齒周行鵷鷺過都而退飛風爲之祟馬立仗而斥去人惡其鳴幸逢公道之興祇拜召書之寵叨纂修於東觀惕日何功司記注於西垣蕪官更涯愧攝承之已冒省蕪纇之

良多久懐不稱之憂忽玷為真之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網羅衆俊摩礪庶工煥乎其有堯文如天之大桀然而興周道得士以昌顧雖根閫之材與被冕旒之眷臣敢不懋明聖意思大王言才華雖近愧于長楊體要欲上規于姚姒更期文學之士咸精其能庶幾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臣無任

謝除兵部侍郎表

黼座對敭方圖於猷告王音宣諭忽冒於恩除感榮遇

之非常嶄諺才之曷稱臣中謝竊以六卿置貳並高豹尾之聯兩禁用人尤邃鑾坡之直任而得一寵已云殊矧二命之同須更九重之親擢必惟鴻碩之彦允副聖神之知如臣者樸學無聞窾言何用雕蟲小技皆揚子之不為腊鼠虛名亦鄭人之過聽寖叨華貫誤簡淵衷自賜環而來歸獲持槖以入侍螭坳濡墨但知臨陛之恭鳳閣演綸初乏湧泉之思至若紬書金匱視草玉堂才學識靡効其一長渾灝噩莫追於三代惟日負素餐

之愧適面承華衮之襃改畀清曹仍司内命顧始望未嘗及此使自謀何以過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誠與賢常德立武威械藏而俎豆布永觀二柄之歸元首明而股肱良坐致百工之飭治道旣弛張之各當人材亦長短之無收姑令翰墨之臣預知軍旅之事臣敢不力鞭駑鈍揞竭涓埃雖馬上之與詩書粗明當務謂禁中之有頗牧終恐非才臣無任

進徽宗實錄表

伏以燕謀啓後仰萬世之閎謨嗣德昭先輯一朝之鉅典惟興王克紹聖統致太史訖成全書恭陳簡册之嚴冒黻冕旒之邃臣某等中謝臣聞聖明潤色洪業有光謨烈之承典籍垂法將來式謹事辭之載歷考繼文之代具存傳信之書述作相因古今共貫恭惟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孝繩祖武仁體乾元其智如神昭徹天人之表以身為度裁成禮樂之中御圖籙二十六年受符瑞數千百所極治之風炳

同於三代高世之德遠比於九皇黄屋非心自能為脱屣之舉白雲賓帝詎止寶遺弓之傳惟於廣記而備言可以覲光而揚烈皇帝陛下行高繼志功極格天見堯於羮居每勤乎孝慕纉禹之緒時載郁乎文明爰庀攸司具嚴直筆覽奏篇之半尚博采於三長愈惕日之多至叓適於七閏臣等粗殫忠赤甫及汗青補藝以成一家庶可追於往作廣愛而刑四海端有頼於斯文所有徽宗皇帝實録一部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

謝除給事中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試給事中仍賜紫衣金帶者夏官升貳曾熒席之末遑夕瑣改除顧循牆之莫避恩由聖造感極愚衷臣中謝伏念臣奏技無堪登朝最晚性惟駑緩常有意於佩弦迹本賤庸亦何勝於簪筆徒以久陪於法從屢荷寵拱於清光坐閱三年遍歷兩禁悉自九重之簡記無非一札之親除方戴恩私未知報所復易論思之地俾聯封駁之司望黃散之清班所居彌

要考塗歸之故事厥責匪輕敢圖巽懦之資亦玷高華之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大化器使羣才獨優棫樸之能官更懋菁莪之樂育謂用人猶制木雖根闑在所兼收儻從善如轉圜則涓塵不無小補欲張吾道尤重此官故凡選任之賢孰非自擢每有封還之詔無不曲從惟其言聽而計行是以體嚴而望峻豈容尸禄負此隆知又忌好名率然妄發臣敢不求之公論濟以慎思誦揚子之解嘲已自知其過分效李藩之批勑庶或

繼於前芳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身章襲紫爛若兼金廄乘飛黄飾之鈿轡望嚴宸而拜貺顧朽質以懷慙臣中謝伏念臣起於布韋叨與簪槖荷聖明之簡拔致爵禄之僥踰然其骨相酸寒僅如魯國之一逢掖性資駑下豈識唐公之兩驌驦幸際炳文之朝獲陳稽古之力使蕃所逮

俯僂奚勝比盖伏遇皇帝陛下三接禮賢五章命德推解衣之大恵示賜馬之明恩束帶使言既增華於著定著鞭自勵當盡瘁於馳驅臣無任

謝除翰林學士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三年禁路久塵豹尾之班一札優恩驟玷鼇頭之直揣才非稱受寵若驚臣中謝伏念臣地望素寒天資甚窳半生鼠技固已類於五窮萬里鵬程敢自期於一息濫綴影纓之

末猥從結綬之初周旋每近於清光盼睞獨多於從列凡叨甄擢盡出簡知屢形華衮之褒仰識大明之照忽盼隆指遂陟禁林竊考中興以來尤嚴内制之選未嘗官備足見才難故金鑾之庭正員纔逾二十輩而翠琰所紀虛席盖已三數年豈容賤疵輒冒清切念干戈之載戢覺翰墨之無功書詔甚稀晝樂鈴條之寂語詢愈密夜慚跋燭之光夫何晚生有此亨會玆盖伏遇皇帝陛下憲章六學綱紀四方雲漢昭回揭儀刑以見天則

雷風鼓舞孚號令以悦民心欲令承學之臣助起烈文之治臣敢不少圖實用上副詳延焕乎堯帝之有文章本不資于潤色責以燕公之大手筆徒自愧于濡毫唯夙宵而盡忠以頂踵而歸報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兼侍讀者大筆薦聞猥玷承明之直細旃垂聽復叨勸誦之官奉詔知榮捫襟失措臣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士鉛槧迂儒智不逮人顧何知於

亥豕才非適用徒自困於蟲魚雖云居翰墨之司豈足語帝王之學幸廟朝之多暇當書詔之絕稀每關一札之下頒悉由宸訓至效八甎之晚入深愧素餐忽紆命綍之優俾侍經帷之邃鳳泉賜啜日溉君恩玉案繙書躬承聖問夫何光渥併及妄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其仁如天以古為鑑躬聖人之能事莫匪生而知之覽載籍之備陳固已識其大者猶兼収於小善用益廣於多聞拔此孤蹤登于近綴臣敢不溫燖舊業展竭愚衷誦

班史之文章雖莫追于述作陳漢家之治道庶有沃于
咨詢臣無任

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新除同知樞密院事恩命
特降詔書不允者異恩簡畀理有必辭優詔申褒令惟
弗反敢冒崇高之聽復殫懇惻之誠臣中謝伏念臣蕞
爾小儒陶于鴻化枯荄已撥俄遂底于再生小器易盈
亦豈容于多受猥荷聖神之眷遍塵清切之班文章不

足以潤飾皇猷識畧不足以裨贊國論方虞幽黜忽被峻遷升兩地之官聯翊萬微之事任當英主操天下之柄立武有常非傑臣助幄中之籌折衝何賴豈繄愚惷可副柬求伏望皇帝陛下大智獨觀至明旁燭察臣樗材甚陋力有弗勝憐臣鼠技既窮用之無補特改已行之命少紓不稱之訶滙此由衷期於得請臣無任

除同知樞密院事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授臣同知樞密院事尋具辭免伏

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不允批答仍斷來章者昭回降札驟登列於紫樞俯僂循牆累具陳於丹悃洊拜如綸之旨難停已霆之恩冒寵不貲措躬無所臣中謝竊以文武並用之道祖宗相傳之規覯其于右府擇人莫匪與真儒共事如醫治國以砭劑而拯庶民如斗在天以樞機而斡元氣自非通於道而知本末之序邃於識而達弛張之宜則安能應酬萬微該輔七德必求名世之彦以起憲邦之功如臣者天與隘疎地由寒遠智挈瓶

而甚小學浚井以弗深抱槧懷鉛空言何補持橐簪筆歷試罔功居然日月之虛縻積有器名之濫假自躋禁路每歲一遷旋蹈複門無官四所皆以蠅而附驥殆不稼而取禾初乏才稱聯聽履于星辰之上忽叨柄任贊運籌于帷幄之中方此謹邦憲以戒不虞欲其佐廟謨以恢至治豈容末學妄測沉幾玆盖伏遇皇帝陛下受命于天用人惟巳堯仁廣被不戰而屈人兵周道復興有常以立武事收擘四方之豪俊輔成億世之基圖藐

是孤蹤甄於大造臣敢不對揚丕訓摩厲譾材詭一割以効愚展四體而率職庶幾夙夜基命少裨宥密之謀當使精神折衝共固安疆之業臣無任

海陵集卷六